

当代新作

一语不答重行行
——漫话方增先

◆ 胡建君

方增先是个奇异的人。他总是与众不同，从来执着不懈，并且永不满意，一直在改变。

因为体质畏寒，方老师在大夏天穿着皮夹克和棉裤，气定神闲。而论身体敏捷和感官灵敏，谁也比不过他，七八十岁时爬山，把年轻人远远甩在身后。他作画数易其稿，浑然忘我，几度流鼻血。他一直强调传统，却是当年最前卫的上海双年展的发起人。他家里摆放着自己设计的餐桌，有着西式的新颖造型，却遍布中式的榫卯。他有着良好的古文功底，格律诗词随手拈来，而写打油诗也让人忍俊不禁。

方增先一路走来，一直在思考和改变，步步成绩斐然。上世纪五十年代，以他为代表的写实水墨人物画的诞生，堪称解放以来美术领

域中最具创造性的事件。方增先大量的绘画实践和教学实践，广泛地影响了全国各省市学画人物的青年，其覆盖率甚至跨越国界。五十年代的《粒粒皆辛苦》、六十年代的《说红书》、七十年代的《艳阳天》，都是浙派写实人物画的代表作品，更是那个特殊时代的艺术经典。1963年，他的《怎样画水墨人物画》出版，当时凡学画画的年轻人人手一册，几年中卖掉36万册。

然而方增先并不满足，从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他进一步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实之间思考求索。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和意味、构成和变形，传统水墨的笔墨形式与精神内涵，民间美术的形式特点与结构方式以及文人画的笔墨特性与审美意趣，他都庞收杂取，希望创作



■ 中国画《春光》
方增先作

出富有思想意境和独特表现力的个人图式。从青海写生到古人诗意图和白描人物，再到积墨法的探索以及结合书法线条的平面造型研究，每一步他都倾尽心力。

积墨法是他从传统山水画法中得到启发，成功借用到人物画中，以增加画面的厚重感和肌理质感，更别有一种特殊的形式感，饱含时间的苦涩与凝重。虽与传统文人式审美情趣和精神气质相异，但积墨法能成功表现农民和牧民的形象，他们背负着生活的重压，又是历史的见证和创造者，让农民出身的方增先心有戚戚。《大山的回忆》《闲看行路人》《行行复行行》《祭天图》等都是其典型的积墨画法作品。从中不难看出他扎实的造型功底、浑厚的积

墨表现、凝重的书法用笔和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

方增先却并不止步，继续尝试改变。当积墨法在人物画上的运用已炉火纯青之后，耄耋之年的他又运用减法，减少皴擦和积墨表现，回归干净和单纯。2012年，他创作了一批相对清新明洁的水墨作品，如《春光》《看见》《流年》《岁月》《雪山》等。在积墨法的基础上，大刀阔斧地进行结构、线条与皴染上的削减，背景空白，气息透明，可谓人画俱老，臻于化境。

2013年，方增先荣获第二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他很喜欢吴昌硕的一句诗：“借用恩怨在何许？一语不答重行行”，他就是一位行行复行行的跋涉者，一直都在路上。

■ 韩天衡篆刻
蒸蒸日上



■ 韩天衡篆刻
笃实(附墨拓)

新春品雅韵

——读韩天衡先生鸟虫篆近作有感

鸟虫篆是一种富有装饰性图案化的篆字，它华美奇妙的情调一直为人们所追捧，是篆刻领域中的一株奇葩，故有印中别调之称。由于鸟虫篆笔划的独特特点，往往会让篆刻者走入繁缛、缭绕刻意的程式化，陷于闭塞窒息的泥潭中。韩先生的鸟虫篆印，独步当代，这缘于他对此有深入透彻的研究和不懈的实践。1986年他耗时二十多年，广览历代印谱，从中收集秦汉鸟虫篆印三百方，编订出版《秦汉鸟虫篆印选》一册贡献于印坛，这是开历代汇辑秦汉鸟虫篆印专著的首例，为后人研究学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如果把鸟虫篆印喻为重彩浓妆的工笔画，那么，韩先生的鸟虫篆

印，则融入灵动奔放的意趣，是亦工亦写的小写意画。从“飞泉鸣玉”、“逸志不群”这二方印来看，韩先生善于在“字”上做文章。首先，他强调“以奇中见平，动中寓静”为法则，有意打破篆字盘缠的对称性，增加笔势与字形的自由度，跳出程式，而千姿百态，于规整中显洒脱和野趣。其次，力求删繁就简，出奇制胜，虽以鸟虫、鱼龙为纹饰，却将具形变为意象入印，陈腔出新调，自成一格。他认为：“繁复者以简洁出之为高妙，浓妆者以淡雅出之为高妙”。

“蒸蒸日上”、“驰心九域”这两印在章法上颇具心思，前者为椭圆形朱文，四字满排于中间与边栏相连，上下留有空白对作呼应，形成大密大疏的块面，整个印面又有疏中

海上印社

◆ 耿忠平

有密，密中有疏，饱满而通透；后者为四字方印，每字分布位置相当，但在文字的处理上，每个笔划的腾挪、穿插、交错、避让、迎合，以及纹饰的安排细致入微，笔势随字生发，因地制宜，各得其所。而“笃实”一印，则以白文为主调，在“笃”字的中间，“实”字的中下部，又幻化出朱文韵味。从印面上看，韩先生是一位善于处理虚与实关系的好手。首先，他巧妙地运用线条粗和细的对比，产生大小小朱白块面的视觉冲击，而四周大面积的朱红，又与两字中部的留白，也产生一种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节奏感，使朱白矛盾的矛盾，得到和谐统一。

每位成功的篆刻家，都有着体现个性风采的刀法，韩先生也如此。

鸟虫篆字体和字形的特点多圆曲，所以用刀亦讲究流畅圆润，表现出线条行云流水、委婉婀娜的韵味。根据长期的实践和体悟，韩先生总结出针对鸟虫篆的运刀秘籍：“务必直曲、锐钝、速缓、巧拙、润涩，堂皇兼用之”。诚然，这关键还是在灵活运用。细品韩先生的用刀，以腕力和胆力驱刀，根据点划需要运刀，在冲、切、披、削过程中，刀锋游走石面瞬间的微妙变化，既有果断的强悍，又有温润的绵长，似断还连的线条，劲挺不失浑朴，每一段线、每一个点，有力度，有厚度，有质感，神完气足。

年届七十又四的韩天衡先生，自6岁捉刀寻艺至今，视艺术为生命，以传道为己任，这才是他印外的真正别调，值得世人敬仰和回味。

架上新知

漆艺术的守望

◆ 尹呈忠

所谓漆艺术包括了平面的漆画、立体的漆塑以及实用与非实用的漆器三大块，这些由大漆生发出来的不同类型的造物组合形成的文脉历史、精神品格、审美趣味共同构成了东方漆文化的内涵。

从东方特有的漆树上采集提炼的大漆是漆艺术的主要材料，它具有融合各种入漆材料，统一各种工艺手段的能力。原生态的漆可以是粗砺大器的，研磨后的漆又可以是温润丰厚的，它既有高贵神秘的

气质，又有让人自然亲近的秉性，所以漆材料在具有强大造型功能的同时，又暗含着艺术表达的无数可能性。一方面漆的包容性与可塑性，可以提供给艺术家更多的拓展空间与创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渐趋同一化的世界艺术格局中，漆的形色质地及其发展历史中形成的感知方式、制作方式以及品鉴方式，能够带给人们迥异于世界主流艺术范式的品味、趣味与方法。

我们看到，高度发达的现代科

技现在倒是使得人们更加留恋于手工作品的温暖（漆艺术需要徒手进行镶嵌、研磨、推光等操作），尘世的过分喧闹让人们更加渴望寻觅到可以安顿下心灵的绿洲。脱胎于传统漆艺的当代漆艺术，一方面以漆的沉静、内敛、温厚、澄明的气质适应了人们对传统材料与工艺重新认识的复归心理，一方面在材料的包容与技法的创新使用上又切合了人们求新求变的审美需要。

源于自然的漆在日益关注生态

问题的今天，也吻合了人们亲近自然、崇尚自然的环保意识，它既能够以宏幅巨制匹配现代的建筑，也能够以精致小品点缀百姓的生活，大到城市的公共空间，小到家庭的私密处所都可以是漆艺术散发其芳香的天地。去年“漆彩东方——2012上海首届漆画展”的成功举办，给上海的漆画作者提供了一个展示交流的平台，也给了人们一个了解漆这一艺术媒材的大好机会。



■ 漆画《美人依旧》
胡菲 作

佳作背后

◆ 朱东奇



■ 中国画《喷石飞云图》
徐志文作

胸中丘壑，挥洒出神

作为一个立雪于唐云、谢之光二位大师门下的画家，徐志文是幸运的。谢老之于山水得钱瘦铁前辈的写字诀，铺水敷色，运笔布墨，别见灵奇，有着高超的独创能力。唐老最是讲究笔墨，精炼得当，冠绝当今。徐志文吮吸这丰富的传统乳汁，探索笔墨线条的神韵和山水氤氲的布施，异军突起，成为山水画坛上的佼佼者。

大海山瀑是徐志文最爱挥写的

题材。笔下大海波涛滚滚，穿空裂石，呼啸奔涌，惊心动魄。中国文化非常重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书画亦然。徐志文以前贤为坐标，为了画水画海，出生在长江口的他赤足踏浪，击水中流。明代书画家李贽说“绘事必须读书”。齐白石也说过“多行路还须多读书”，“熟读唐宋诗，不能一刻去手，如渴不能离饮，饥不能离食”。陆俨少则有一个比例，他认为十分功夫，四分读书，三分写

字，三分画画。徐志文受老师前辈教诲熏陶，手不释卷。唐宋诗词，元曲杂记，断编（篇）残简，时事诵读未尝少倦。

徐志文的山水笔墨凝练厚重，气势磅礴雄放，意境新颖，气息灵逸洒脱。尤为人称道的是擅写瀑布水口尽得水之变，水之真。几十年来的上下求索，化成胸中丘壑汨汨而出。《春雨催瀑》《揽读大海》《涛声千里》《太白诗意》《天柱山揽胜

图》都是佳作。其中《天柱黑虎瀑雄姿》获美国水墨画金奖。诸多佳作参加佳士得、苏士比公开拍卖。作品为人民大会堂、海内外艺术馆、博物馆及有识之士广为收藏，并应邀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和香港、台湾等地区举办展览。海上名家徐建融说：徐志文山水画最大的贡献正是在水方面。真正继承了唐宋经典的传统，同时突破了传统，弘扬了传统。